

列宁对霍多罗夫的政治评价很高，在现存的1923年2月2日的文件里，患有不治之症的他还要求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把《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这本书拿给他看。

家就非常喜欢引用他对“亚洲巴黎”即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的描述——

“上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面积广大、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二是法租界；三是极度拥挤的华界。上海是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驶。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工人拉着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轮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列宁对霍多罗夫的政治评价很

高，在现存的1923年2月2日的文件里，患有不治之症的他还要求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把《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这本书拿给他看。

霍多罗夫很快成为新生苏联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苏联报纸杂志大量刊登他有关中国政治、历史和经济等各种问题的文章，他的新书《争取独立的中国》《中国的国民经济》等陆续出版发行。

学生喜爱的“胖老师”

1922年，功勋卓著的霍多罗夫奉调回国，定居莫斯科，以后留在总参军事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学院教书。苏联新经济政策推行期间，

下图：霍多罗夫的故乡教德萨。



他还担任了俄罗斯-东方商会副主席，促进苏联同中国、日本及南洋的贸易。霍多罗夫对苏维埃政权非常忠诚，列宁的童年好友、旧孟什维克分子尼古拉·瓦连季诺夫-沃尔斯基在回忆列宁葬礼时说：“转变为共产党员的霍多罗夫同时为《真理报》和《贸易工业报》撰写署名文章，论述列宁在中国事务中的作用，他流着眼泪对我说，列宁的天才与他的大脑重量和尺寸直接相关，普通人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尺寸。”总之，霍多罗夫在苏联过得很充实，20年代末时又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拥护者，积极与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在游行过程中撕毁托洛茨基支持者手中的标语和口号。但随着1936年苏联爆发“大肃反”运动，霍多罗夫因说不清楚过去，于6月26日以“社会有害分子”遭到逮捕，在远东劳改营呆了5年。

重获自由后，霍多罗夫依靠自己的学识重返莫斯科，但不久又重返远东，在马加丹第一中学当老师，在这里度过了伟大卫国战争岁月。该校一位学生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我们最好的五年级老师是霍多罗夫，他长得挺胖，得侧着身进教室。看到他胖成这个样子，我们都站起来，不由自主地大喊起来：‘噢-噢-噢！’霍多罗夫老师人很善良，是个有本事的教育工作者，从来不高声说话。”

1945年，霍多罗夫从马加丹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还担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师，1948年去世，享年62岁。不过历史没有忘记他，1989年，苏联法院正式为其曾经遭受的逮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